四庫全書

子部

容齋隨筆卷八十五則

宋 洪邁 撰

諸葛公

諸葛孔明千載人其用兵行師皆本於仁義節制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蓋其操心制行一出於誠生於亂世躬耕隴畝使無徐庶之一言玄德之三顧則苟全性命不求聞達必矣其始見玄德論曹操不可與爭鋒孫氏可與為援而不可圖唯荆益可以取言如蓍龜終身不

易二十餘年之閒君信之士大夫仰之夷夏服之敵人畏之上有以取信於主故玄德臨終至云嗣子不才君可自取後主雖庸懦無立而舉國聽之而不疑下有以見信於人故廢廖立而立垂泣廢李嚴而嚴致死後主左右姦辟側佞充塞于中而無一人有心害疾者魏盡據中州秉操丕積威之後猛士如林不敢西向發一矢以臨蜀而公六出征之使魏畏蜀如虎司馬懿案行其營壘處所歎為天下奇才鍾會伐蜀使人至漢川祭其

廟禁軍士不得近墓樵採是豈智力策慮所能致哉魏延每隨公出輒欲請兵萬人與公異道會于潼關公制而不許又欲請兵五千循秦嶺而東直取長安以為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史臣謂公以為危計不用是不然公真所謂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方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建旗鳴鼓直指魏都固將飛書告之擇日合戰豈復爵行竊步事一旦之譎以規咸陽哉司馬懿年長於公四歲懿存而公死纔五十四耳天不祚漢非

人力也霸氣西南歇雄圖歷數屯杜詩盡之矣

沐浴佩玉

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此檀弓之文也今之為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盡其事然古意衰矣

談叢失實

後山陳無已著談叢六卷高簡有筆力然所載國朝事失於不考究多爽其實漫析數端於此其一云呂許公惡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及西軍罷盡用三公及宋莒公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呂既老大事猶問遂請出大臣行三邊既建議乃數出道者院宿范公奉使陝西宿此院相見云云按呂公罷相詔有同議大事之旨公辭乃慶歷三年三月至九月致仕矣四年七月富

范始奉使又三公入二府時莒公自在外英公拜樞密使而中輟後二年莒方復入安有五人同時之事其二云杜正獻丁文簡為河東宣撫任布之子上書歴詆執政至云至於臣父亦出遭逢謂其非德選也杜戲丁曰賢郎亦要牢籠丁深銜之其後二公同在政府蘇子美進奏事作杜避嫌不預丁論以深文子美坐廢為民杜亦罷去一言之謔貽禍如此按杜公以執政使河東時丁以學士為副慶歴四年十一月進奏獄起杜在相位

五年正月罷至五月丁公方從翰林參知政事安有深文諭子美之說且杜公重厚當無以人父子爲讙之理丁公長者也肯追仇一言陷賢士大夫哉其三云張乖崖自成都召爲參知政事既至而腦疽作求補外乃知杭州而疾愈上使中人往伺之言且將召也丁晉公以白金賂使者還言如故乃不召按張兩知成都其初還朝爲戸部使中丞始知杭州是時丁方在侍從其後自蜀知昇州丁爲三司使豈有如前所書之事其四云乖

崖在陳聞晉公逐萊公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户與之博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為歸計以自污晉公聞之亦不害也按張公以祥符六年知陳州八年卒後五年當天禧四年寇公方罷相旋生貶豈有所謂垂崖自污之事兹四者所係不細乃誕漫如此蓋前輩不家藏國史好事者肆意飾説為美聽疑若可信故誤人紀述後山之書必傳於後世懼詒千載之惑予是以辨之

石砮

東坡作石砮記云禹貢荆州貢礪砥砮丹及箘簵楛梁州貢砮磬至春秋時隼集于陳廷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問於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荆梁而遠取之肅慎則荆梁之不貢此久矣顔師古曰楛木堪為笴今豳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為矢至唐猶然而用石為砮則自春秋以來莫識矣按晉書挹婁傳有石砮楛矢國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周武王時獻其矢砮魏景元末亦來貢晉元帝中興又貢石砮後通貢於石虎虎以夸李壽

者也唐書黑水靺鞨傳其矢石鏃長二寸蓋楛砮遺法

然則東坡所謂春秋以來莫識恐不考耳予家有一砮

正長二寸豈黑水物乎

陶淵明

陶淵明高簡閒靖爲晉宋第一輩人語其饑則簞瓢屢

空缾無儲粟其寒則裋褐穿結絺綌冬陳其居則環堵

蕭然風日不蔽窮困之狀可謂至矣讀其與子儼等疏

云恨室無萊婦抱玆苦心汝等雖曰同生當思四海皆

兄弟之義管仲鮑叔分財無猜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然則猶有庶子也責子詩云雍端年十三此兩人必異母爾淵明在彭澤悉令公田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其自敘亦云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猶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即自免去職所謂秫秔蓋未嘗得顆粒到口也悲夫

東晉將相

西晉南渡國勢至弱元帝爲中興主已有雄武不足之譏餘皆童幼相承無足稱筭然其享國百年五胡雲擾竟不能窺江漢苻堅以百萬之衆至於送死肥水後以強臣擅政鼎命乃移其於江左之勢固自若也是果何術哉嘗考之矣以國事付一相而不貳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輕其權文武二柄既得其道餘皆可縣見矣百年之間會稽王昱道子元顯以宗室王敦二桓以逆取姑置勿言卞壼陸玩郗鑒陸曄王彪之坦之不任事

其真託國者王導庾亮何充庾冰蔡謨殷浩謝安劉裕八人而已方伯之任莫重於荆徐荆州為國西門刺史常都督七八州事力雄強分天下半自渡江訖于太元八十餘年荷閫寄者王敦陶侃庾氏之亮翼桓氏之温豁冲石民八人而已非終於其軍不輒易將士服習於下敵人畏敬於外非忽去忽來兵不適將將不適兵之比也頃甞為主上論此蒙欣然領納特時有不同不能行爾

賞魚袋

衡山有唐開元二十年所建南岳真君碑衡州司馬趙頤貞撰荆府兵曹蕭誠書末云别駕賞魚袋上柱國光大晊賞魚袋之名不可曉他處未之見也

浯溪留題

永州浯溪唐人留題頗多其一云太僕卿分司東都韋瓘太中二年過此余大和中以中書舍人謫宦康州逮今十六年去冬罷楚州刺史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纔

經數月又除替行次靈川聞改此官分司優閑誠爲
忝幸按新唐書璀仕累中書舍人與李德裕善李宗閔
惡之德裕罷相貶爲明州長史終桂管觀察使以題名
證之乃自中書謫康州又不終於桂史之誤如此璀所
稱十六年前正當大和七年是時德裕方在相位八年
十一月始罷然則璀之去國果不知坐何事也

皇甫湜詩

皇甫湜李翶雖爲韓門弟子而皆不能詩浯溪石間有

湜一詩為元結而作其詞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
然長於指敘約潔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
諸作者朋扳戟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
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年對李杜才
海翻高下非可槩文於一氣朋為物莫與大先王路不
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揚素瀨我思何人知
徙倚如有待味此詩乃論唐人文章耳風格殊無可采
也

人物以義為名

人物以義為名者其别最多仗正道曰義義師義戰是也衆所尊戴者曰義義帝是也與衆共之曰義義倉義社義田義學義役義井之類是也至行過人曰義義士義俠義姑義夫義婦之類是也自外入而非正者曰義義父義兒義兄弟義服之類是也衣裳器物亦然在首曰義髻在衣曰義襴義領合中小合子曰義子之類是也合衆物為之則有義漿義墨義酒禽畜之賢則有義

犬義烏義鷹義鶻

人君壽考

三代以前人君壽考有過百年者自漢晉唐三國南北下及五季凡百三十六君唯漢武帝吳大帝唐高祖至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自餘至五六十者亦鮮即此五君而論之梁武召侯景之禍幽辱告終旋以亡國玄宗身致大亂播遷失意飲恨而沒享祚久長翻以為害固已不足言漢武末年巫蠱事起自皇太子

公主皇孫皆不得其死悲傷愁沮羣臣上壽推不舉觴
以天下付之八歲兒吳大帝廢太子和殺愛子魯王霸
唐高祖以秦王之故兩子十孫同日併命不得已而禪
位其方寸為如何然則五君者雖有崇高之位享耆耋
之壽竟何益哉若光堯太上皇帝之福真可於天人中
求之

韓文公佚事

韓文公自御史貶陽山新舊二唐史皆以為坐論宮市

事按公赴江陵塗中詩自敘此事甚詳云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有司恤經費未免煩誅求傳聞閭里間赤子棄渠溝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閤門為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絕其喉下言畿甸內根本理宜優積雪驗豐熟幸寬待蠶麰天子惻然感司空嘆綢繆謂言即施設乃反遷炎州皇甫湜作公神道碑云關中旱饑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恩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

專政者惡之遂貶然則不因論宫市明甚碑又書三事云公為河南令魏鄆幽鎮各為留邸貯潜卒以槖罪亡公將擿其禁斷民署吏俟旦發留守尹大恐遽止之是後鄆邸果謀反將屠東都以應淮蔡及從討元濟請於裴度須精兵千人閒道以入必擒賊未及行李愬自文城夜入得元濟三軍之士為公恨復謂度曰今藉聲勢王承宗可以辭取不煩兵矣得柏耆口授其詞使耆執筆書之持以入鎮州承宗遂割德棣二州以獻李翺作

公行狀所載略同而唐書並逸其事且以鎮州之功專歸栢耆豈非未嘗見湜文集乎資治通鑑亦僅言耆以策干愈愈為白度為書遣之耳

論韓文公

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誦韓公之文各極其勢劉之語云高山無窮太華削成人文無窮夫子挺生鸞鳳一鳴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習之云建武以還文卑

賀喪氣萎體敗剽剝不讓撥去其華得其本根包劉越
嬴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絶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
又云公每以為自揚雄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為文未嘗
効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後進之士有志於古文者莫
不視以為法皇甫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主是歸工抉
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跂邪觝異以扶孔子存皇
之極茹古涵今無有端涯鯨鏗春麗驚耀天下栗密窈
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鬼入神出姬氏以來一人而已

又云屬文意語天出業孔子孟軻而侈其文焯焯烈烈為唐之章又云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然施於灌激或爽於用此論似為不知公者漢之語云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是四人者所以推髙韓公可謂盡矣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後衆說盡廢其略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歷唐貞觀

開元而不能救獨公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豈非參天地而獨存者乎騎龍白雲之詩蹈厲發越直到雅頌所謂若捕龍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

治生從宦

韓詩曰居閑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然治生從宦自是兩塗未嘗有兼得者張釋之以貲為郎十年不得調曰久宦減兄仲之産不遂欲免歸

司馬相如亦以貲為郎因病免家貧無以自業至從故人於臨卬及歸成都家徒四壁立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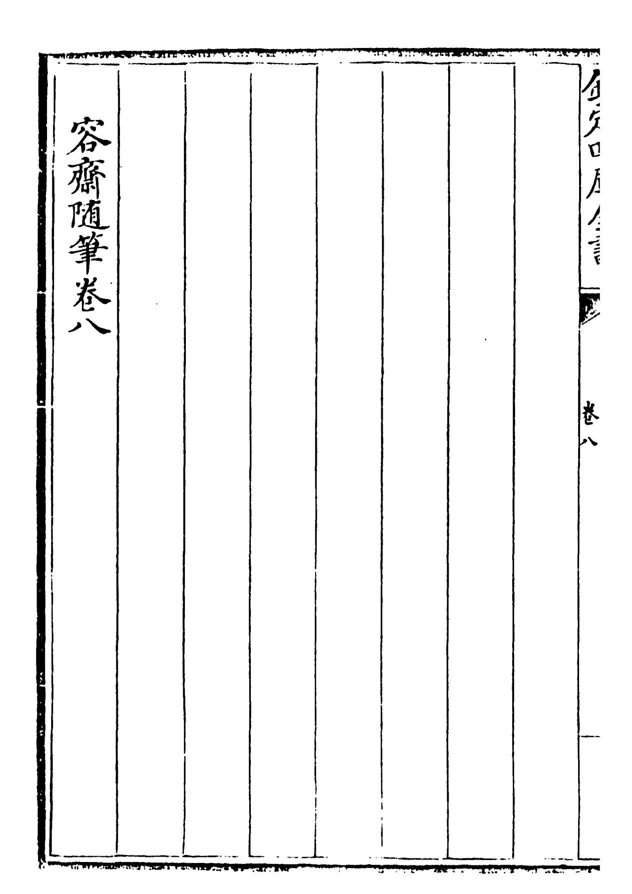
真宗末年

真宗末年屬疾每視朝不多語言命令間或不能周審前輩雜傳記多以為權臣矯制而非也錢文僖在翰林有天禧四年筆録紀逐日瑣細家事及一時奏對并他所聞之語今畧載於此寇萊公罷相之夕錢公當制上問與何官得錢奏云王欽若近出除太子太保上曰近

上是甚云太子太傅上曰與太子太傅又云更與一優禮錢奏但請封國公而已時樞密有五員而中書只參政李廸一人後月餘名學士楊大年宣云馮拯與吏書李廸吏侍更無他言楊奏若只轉官合中書命詞唯樞密使平章事却學士院降制上云與樞密使平章事楊亦憂慮而不復審退而草制以廸為吏部侍郎集賢相拯為樞密相又四日名知制誥晏殊殊退乃名錢上問馮拯如何商量錢奏外論甚美只為密院却有三員正

使三員副使中書依舊一員以此外人疑訝上云如何
安排錢奏若却令拯入中書即是彰昨來錯誤但於曹
利用丁謂中選一人過中書即並不妨事上曰誰得錢
奏丁謂是文官合入中書上云入中書遂奏授同平章
事又奏兼玉清宮使又奏兼昭文國史又乞加曹利用
平章事上云與平章事按此際大除拜本真宗啓其端
至於移改曲折則其柄乃係詞臣可以舞文容姦不之
覺也寇公免相四十日周懷政之事方作温公記聞蘇

予由龍川志范蜀公東齋記事皆誤以為因懐政而罷非也予甞以餞餘示李燾燾采取之又誤以名晏公為寇罷之夕亦非也


容齋隨筆卷八

容齋隨筆卷九 二十八則

宋 洪邁 撰

霍光賞功

漢武帝外事四夷出爵勸賞凡將士有軍功無問貴賤未有不封侯者及昭帝時大鴻臚田廣明平益州夷斬首捕虜三萬但賜爵關內侯蓋霍光為政務與民休息故不欲求邊功益州之師不得已耳與唐宋璟抑郝靈佺斬默啜之意同然數年之後以范明友擊烏桓傅介

子剌樓蘭皆卽俟之則爲非是蓋明友光女婿也

尺棰取半

莊子載惠子之語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雖爲寓言然此理固具蓋但取其半正碎爲微塵餘半猶存雖至於無窮可也特所謂卵有毛雞三足犬可以爲羊馬有卵火不熱龜長於蛇飛鳥之景未嘗動如是之類非詞說所能了也

漢文失材

漢文帝見李廣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戸侯豈足道哉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其言忠正明白不下賈誼曽不得一官史臣猶贊美文帝以為山言多激切終不加罰所以廣諫争之路觀此二事失材多矣吳楚反時李廣以都尉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賞不行武帝時立為將軍擊匈奴無尺寸功至不得其死三朝不遇命也夫

陳軫之說疎

戰國權謀之士游説從横皆趨一時之利殊不顧義理曲直所在張儀欺楚懷王使之絶齊而獻商於之地陳軫諫曰張儀必負王商於不可得而齊秦合是北絶齊交西生秦患其言可謂善矣然至云不若陰合而陽絶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絶齊未晚是軫不深計齊之可絶與否但以得地為意耳及秦負楚約王欲攻之軫又勸曰不如因賂之以一名都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此策尤乖謬不義且秦加亡

道於我乃欲賂以地齊本與國楚無故而絶之宜割地致幣卑詞謝罪復求其援而反欲攻之軫之説於是踈矣乃知魯仲連虞卿為豪傑之士非軫輩所能企及也

顔率兒童之見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顔率請借救於齊乃詣齊王許以鼎齊為發兵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鼎周君又患之顔率復詣齊曰願獻九鼎不識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將寄徑於梁於楚率皆以為不可齊乃止

戰國策首載此事葢以為竒謀予謂此特兒童之見爾爭戰雖急要當有信今一紿齊可也獨不計後日諸侯來伐誰復肯救我乎疑必無是事好事者飾之爾故史記通鑑皆不取

皇甫湜正閏論

晉魏以來正閏之説紛紛前人論之多矣葢以宋繼晉則至陳而無所終由隋而推之為周為魏則上無所起故司馬公於通鑑取南朝承晉訖於陳亡然後係之隋

開皇九年姑藉其年以紀事無所抑揚也唯皇甫湜之論不然曰晉之南遷與平王避戎之事同而元魏派實匈奴自為中國之位號謂之滅耶晉實未改謂之禪耶已無所傳而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為録者皆閏晉失之遠矣晉為宋宋為齊齊為梁江陵之滅則為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故自唐推而上唐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堯舜為得天下統則陳僭於南元閏於北其不昭昭乎此説亦有理然予

復考之滅梁江陵者魏文帝也時歲在甲戌又三年丁丑周乃代魏不得云江陵之滅則為周也

簡師之賢

皇甫持正集有送簡師序云韓侍郎貶潮州浮圖之士懽快以抃師獨憤起訪余求序行資適潮不顧虵山鱷水萬里之嶮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者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奇異其衣服而人其知不猶愈於冠儒冠服朝服惑溺於經怪之說以斁彝倫邪予讀其文想見

簡師之賢而惜其名無傳於後世故表而出之

老人推恩

唐世赦宥推恩於老人絶優開元二十三年耕籍田侍老百歳以上版授上州刺史九十以上中州刺史八十以上上州司馬二十七年赦百歳以上下州刺史婦人郡君九十以上上州司馬婦人縣君八十以上縣令婦人鄉君天寶七載京城七十以上本縣令六十以上縣丞天下侍老除官與開元等國朝之制百歳者始得初

品官封比唐不侔矣淳熙三年以太上皇帝慶壽之故推恩稍優遂有增年詭籍以冒榮命者使如唐曰將如何哉

唐三傑

漢髙祖以蕭何張良韓信為人傑此三人者真足以當之也唐明皇同日拜宋璟張説源乾曜三故相官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其意蓋以比蕭張等也説與乾曜豈璟比哉明皇可謂不知臣矣

忠義出天資

忠義守節之士出於天資非關居位貴賤受恩深淺也王莽移漢祚劉歆以宗室之雋導之為逆孔光以宰相輔成其事而龔勝以故大夫守誼以死郭欽蔣詡以刺史郡守栗融禽慶曹竟蘇章以儒生皆去官不仕陳咸之家至不用王氏臘蕭道成篡宋褚淵王儉奕世達官身為帝甥主壻所以縱臾滅劉唯恐不速而死節者乃王蘊卜伯興黃回任候伯之輩耳安祿山朱泚之變陳

希烈張均張垍喬琳李忠臣皆以宰相世臣為之丞弼而甄濟權臯劉海賔段秀實或以幕府小吏或以廢斥列卿捐身立節名震海内人之賢不肖相去何止天冠地屨乎

劉歆不孝

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劉歆事父雖不載不孝之迹然其議論每與向異同故向拳拳於國家欲抑王氏以崇劉氏而歆乃力贊王莽唱

其凶逆至為之國師公又改名秀以應圖讖竟亦不免為莽所誅子棻女愔皆以戮死使天道每如是不善者其知懼乎

漢法惡誕謾

李廣以私忿殺霸陵尉上書自陳謝罪武帝報之曰報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張敞殺絮舜上書曰臣待罪京兆絮舜本臣素所厚吏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謂臣五日京

兆背恩忘義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賊殺不辜鞫獄故不直死無所恨宣帝引拜為刺史漢世法令最惡誕謾罔上廣漢雖妄殺人一語陳情則赦之不問所以開臣下不敢為欺之路也武帝待張湯非不厚及問魯謁居事謂其懷詐面欺殺之不貸真得御臣之法

漢官名

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究獄使者因張敞殺絮舜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嚴詡而見

河隄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直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其事多見於本傳而官不再見豈非因事置官事已即罷乎

三公改他官

國初以來宰相帶三公官居位及罷去多有改他官者范質自司徒侍中改太子太傅王溥自司空改太子太保呂蒙正自司空改太子太師是也天禧以前唯趙普王旦乃依舊公師仍復遷秩天聖而後恩典始隆張士

遜致仕至以兵部尚書得太傅云

帶職致仕

熈寧以前待制學士致仕者率遷官而觧其職若有疾就閑者亦换為集賢院學士蓋不以近職處散地也帶職致仕方自熈寧中王素始後改集賢學士為修撰政和中又改為右文云

朋友之義

朋友之義甚重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

至朋友之交故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天下俗薄而朋友道絶見於詩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見於中庸孟子朋友信之孔子之志也車馬衣裘與朋友共子路之志也與朋友交而信曾子之志也周禮六行五曰任謂信於友也漢唐以來猶有范張陳雷元白劉柳之徒始終相與不以死生貴賤易其心本朝百年間此風尚存嗚呼今亡矣

高科得人

國朝自太平興國以來以科舉羅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輔呂文穆公蒙正張文定公齊賢之徒是也及嘉祐以前亦指日在清顯東坡送章子平序以謂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蓋為士者知其身必達故自愛重而不肯為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貴期之故相與愛惜成就以待其用至嘉祐四年之制前三名始不為通判第一人才得評事簽判代還升通判又任滿

始除館職王安石為政又殺其法恩數既削得人亦衰矣觀天聖初榜宋鄭公郊葉清臣鄭文肅公戩高文莊公若訥曾魯公公亮五人連名二宰相二執政一三司使第二榜王文忠公堯臣韓魏公琦趙康靖公槩連名第二榜王宣徽拱辰劉相沆孫文懿公抃連名楊寘榜寘不幸即死王岐公珪韓康公絳王荆公安石連名劉煇榜煇不顯胡右丞宗愈安門下燾劉忠肅公摯章申公惇連名其盛如此治平以後第一人作侍從蓋可數

矣

辛慶忌

漢成帝將立趙飛燕為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廷獄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救輔遂得減死朱雲請斬張禹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慶忌此兩事可與汲黯王章同科班史不書於本傳但言其為國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而已方爭朱雲時公卿在

前曽無一人助之以請為可羞也

楚懐王

秦楚之際楚懐王以牧羊小兒為項氏所立首尾才三年以事攷之東坡所謂天下之賢主也項梁之死王并吕臣項羽軍自將之羽不敢爭見宋義論兵事即以為上將軍而羽乃為次將擇諸將入關羽怨秦奮勢願與沛公西王以羽慓悍禍賊不許獨遣沛公羽不敢違及秦既亡羽使人還報王王曰如約令沛公王關中此數

者皆能自制命非碌碌屠王受令於強臣者故終不能全於項氏然遣將救趙滅秦至于有天下皆出其手太史公作史記當為之立本紀繼於秦後待其亡則次以漢高祖可也而乃立項羽本紀義帝之事特附見焉是直以羽為代秦也其失多矣高祖嘗下詔以秦皇帝楚隱王亡後為置守冢幷及魏齊趙三王而義帝乃高祖故君獨缺不問豈簡策脫佚乎

范增非人傑

世謂范增為人傑予以為不然夷考平生蓋出戰國從橫之餘見利而不知義者也始勸項氏立懷王及羽奪王之地遷王於郴已而殺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誼爭之以死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中者王之沛公既先定關中則當如約增乃勸羽殺之又徙之蜀漢羽之伐趙殺上將宋義增為末將坐而視之坑秦降卒殺秦降王燒秦宮室增皆親見之未嘗聞一言也至於滎陽之役身遭反間然後發怒而去嗚呼疎矣哉東坡公論此事偉

甚猶未盡也

翰苑故事

翰苑故事今廢棄無餘唯學士入朝猶有朱衣院吏雙引至朝堂而止及景靈宫行香則引至立班處公文至三省不用申狀但尺紙直書其事右語云諮報尚書省伏候裁旨月日押謂之諮報此兩事僅存

唐揚州之盛

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斡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

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爲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風十里珠簾之句張祜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云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其盛可知矣自畢師鐸孫儒之亂蕩爲丘墟楊行密復葺之稍成壯藩又燬於顯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

真可酸鼻也

張祜詩

唐開元天寶之盛見於傳記歌詩多矣而張祜所詠尤多皆他詩人所未嘗及者如正月十五夜燈云千門開鎖萬燈明正月中旬動帝京三百內人連袖舞一時天上著詞聲上巳樂云猩猩血染繫頭標天上齊聲舉畫橈却是內人爭意切六宮紅袖一時招春鶯囀云興慶池南柳未開太真先把一枝梅內人已唱春鶯囀花下

傞傞軟舞來又有大酺樂邠王小管李謨笛寗哥來邠娘羯鼓退宮人耍娘歌悖拏兒舞阿䳓湯雨霖鈴香囊子等詩皆可補開天遺事弦之樂府也

古人無忌諱

古人無忌諱如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命之哭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有父死將出哭於巷者曾子曰反哭於爾次北面而弔馬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夫由賜

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哭於子貢寢門之外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夫以國卿之寢階許外人入哭而莫已所居室而令門弟子哭其親朋友之喪而受哭於寢門之外今人必不然者也聖賢所行固為盡禮季孫宿亦能如是以古方今相去何直千萬也

宰我不詐

宰我以三年之喪為久夫子以食稻衣錦問之曰於女安乎曰安後人以是譏宰我謂孔門高弟乃如是殊不

知其由衷之言不為詐隱所以為孔門高弟也魯悼公之喪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謂勉強過禮也夫不情之惡賢者所深戒雖孟敬子之不臣寧廢禮食食不肯不情而為瘠蓋先王之澤未遠故不肖者亦能及之

李益盧綸詩

李益盧綸皆唐大歷十才子之傑者綸於益為内兄甞秋夜同宿益贈綸詩曰世故中年別餘生此會同却將愁與病獨對朗陵翁綸和曰戚戚一西東十年今始同可憐風雨夜相問兩衰翁二詩雖絶句讀之使人悽然皆奇作也

容齋隨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容齋隨筆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朱圻

謄錄監生臣蔣鳳毪

容齋隨筆卷十二 二十則

宋 洪邁 撰

楊彪陳羣

魏文帝受禪欲以楊彪為太尉彪辭曰彪備漢三公耄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乃授光禄大夫相國華歆以形色忤旨徙為司徒而不進爵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相國及公獨不怡何也羣對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猶義形於色夫曹氏篡漢

忠臣義士之所宜痛心疾首縱力不能討忍復仕其朝為公卿乎歆羣為一世之賢所立不過如是彪遜辭以免禍亦不敢一言及曹氏之所以得蓋自黨錮禍起天下賢士大夫如李膺范滂之徒屠戮殆盡故所存者如是而已士風不競悲夫章惇蔡京為政欲殄滅元祐善類正士禁錮者三十年以致靖康之禍其不為歆羣者幾希矣

袁盎温嶠

趙談常害袁盎盎兄子種曰君與鬬廷辱之使其毀不用文帝出談參乘盎前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陛下柰何與刀鋸餘人載上笑下談談泣下車温嶠將去王敦而懼錢鳯為之姦謀因敦餞别嶠起行酒至鳯擊鳯幘墜作色曰錢鳯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飲及發後鳯入説敦曰嶠於朝廷甚密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鳯謀不行二者之智如此

日飲亡何

漢書爰盎傳南方卑濕君能日飲亡何顔師古注云無何言更無餘事而史記盎傳作日飲毋苛蓋言南方不宜多飲耳今人多用亡何字

爰盎小人

爰盎真小人每事皆借公言而報私怨初非盡忠一意為君上者也嘗為吕禄舍人故怨周勃文帝禮下勃何豫盎事乃有非社稷臣之語謂勃不能爭吕氏之事適

會成功耳致文帝有輕勃心既免使就國遂有廷尉之
難嘗謁丞相申屠嘉嘉弗為禮則之丞相舍折困之為
趙談所害故沮止其參乘素不好鼂錯故因吳反事請
誅之盎盎本安陵羣盜宜其忮心忍戾如此死於刺客
非不幸也

唐書判

唐銓選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謂體貌豐偉二曰言言
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凡試判登

科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藍縷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授官既以書爲藝故唐人無不工楷法以判爲貴故無不習熟而判語必騈儷今所傳龍筋鳳髓判及白樂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縣邑莫不皆然非讀書善文不可也宰臣每啓擬一事亦必偶數十語今鄭畋勑語堂判猶存世俗喜道瑣細遺事參以滑稽目爲花判其實乃如此非若今人握筆据案只署一字亦可國初尚有唐餘波久而革

去之但體貌豐偉用以取人未為至論

古彛器

三代彛器其存至今者人皆寳為奇玩然自春秋以來固重之矣經傳所記取郜大鼎于宋魯以吳夀夢之鼎賄荀偃晉賜子産莒之二方鼎齊賂晉以紀甗玉磬徐賂齊以甲父之鼎鄭賂晉以襄鐘衛欲以文之舒鼎定之鞶鑑納魯侯樂毅為燕破齊祭器設於寧臺大吕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磿室是已

玉蘂杜鵑

物以希見為珍不必異種也長安唐昌觀玉蘂乃今瑒花又名米囊黃魯直易為山礬者潤州鶴林寺杜鵑乃今映山紅又名紅躑躅者二花在江東彌山亘野殆與榛莽相似而唐昌所產至於神女下游折花而去以踐玉峯之期鶴林之花至以為外國僧鉢盂中所移上玄命三女下司之已踰百年終歸閬苑是不特土俗罕見雖神仙亦不識也王建宮詞云太儀前日暖房來囑向

昭陽乞藥栽勑賜一窠紅躑躅謝恩未了奏花開其重如此蓋宮禁中亦鮮云

禮寺失職

唐開元中封孔子為文宣王顔子為兖公閔子至子夏為侯羣弟子為伯本朝祥符中進封公為國公侯為郡公伯為侯紹興二十五年太上皇帝御製贊七十五首而有司但具唐爵故宬翰所標皆用開元國邑其失於考据如此今當請而正之可也紹興末胡馬飲江既而

自懿詔加封馬當采石金山三水府太常寺按籍係四字王當加至六字及降告命至其處廟令以舊告來則已八字矣逐郡為繳回新命而别易二美名以寵之禮寺之失職類此方完顔亮據淮上予從樞密行府於建康嘗致禱大江能令虜不得渡者當奏册為帝洎事定朝廷許如約朱丞相漢章曰四瀆當一體獨帝江神禮乎予曰懲勸之道人神一也彼洪河長淮受國家祭祀血食不為不久當胡騎之來如行枕席唯大江滔滔天

險坐遏巨敵之衝使其百萬束手倒戈而退此其靈德陰功於河淮何如自五岳進冊之後今蔣廟陳果仁祠亦稱之江神之帝於是為不忝矣朱公終以為不可亦僅改兩字吁可惜哉

徐凝詩

徐凝以瀑布界破青山之句東坡指為惡詩故不為詩人所稱說予家有凝集觀其餘篇亦自有佳處今漫紀數絶于此漢宮曲云水色簾前流玉霜趙家飛燕侍昭

陽掌中舞罷簫聲絶三十六宫秋夜長憶揚州云蕭娘
臉下難勝淚桃葉眉頭易得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
無頼是揚州相思林云遠客遠游新過嶺每逢芳樹問
芳名長林遍是相思樹爭遣愁人獨自行藰花云一樹
藰花春向暮雪枝殘處怨風來明朝漸校無多去看到
黄昏不欲回將歸江外辭韓侍郎云一生所遇唯元白
天下無人重布衣欲别朱門淚先盡白頭游子白身歸
皆有情致宜其見知於微之樂天也但俗子妄作樂天

詩繆為賞激以起東坡之誚耳

梅花橫參

今人梅花詩詞多用參橫字蓋出柳子厚龍城録所載趙師雄事然此實妄書或以為劉無言所作也其語云東方已白月落參橫且以冬半視之黄昏時參已見至丁夜則西没矣安得將旦而横乎秦少游詩月落參横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承此誤也唯東坡云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横昏乃為精當老杜有城擁朝

來客天横醉後參之句以全篇攷之葢初秋所作也

致仕之失

大夫七十而致事謂之得謝美名也漢韋賢薛廣德疏廣疏受或懸安車以示子孫賣黄金以侈君賜為榮多矣至於龔勝鄭弘輩亦詔策褒表郡縣存問合於三代敬老之義本朝尤重之大臣告老必寵以東宫師傅侍從者艾若晁迥孫奭李柬之亦然宣和以前葢未有既死而方乞致仕者南渡之後故實散亡於是朝奉武翼

郎以上不以內外高卑率為此舉其最甚而無理者雖宰相輔臣考終於位其家發哀即服降旨聲鍾給賻既已閱日方且為之告廷出命綸書之中不免有親嚳樂介壽康之語如秦太師万俟丞相陳魯公沈必先王時亨鄭仲益是已其在外者非易簀屬纊不復有請閒千百人中有一二焉則知與不知駭惜其死子弟游宦遠地往往飲泣不寧謁急奔命故及無事日不敢為之紹興二十九年予為吏部郎因輪對奏言乞令吏部立法

自今日以往當得致仕恩澤之人物故者即以告所在州州上省部然後吏考其平生非有贓私過惡於式有累者輒官其後人若真能陳義引年或辭榮知止者乞厚其節禮以厲風俗賢於率天下為偽也太上覽奏欣納曰朕記得此事之廢方四十年當如卿語既下三省諸公多以為是而首相湯岐公獨難之其議遂寢今不復可正云

南班宗室

南班宗室自來只以本官奉朝請自隆興以後始帶宮觀使及提舉今嗣濮王永陽恩平安定王以下皆然非制也

省郎稱謂

除省郎者初降吉揮但云除某部郎官蓋以知州資序者當為郎中不及者為員外郎及吏部擬告身細銜則始直書之其兼權者初云權某部郎官洎入銜及文書皆曰權員外郎已是他部郎中則曰權郎中至紹興末

馮方以館職攝吏部欲為異則繫銜曰兼權尚書吏部郎官予嘗叩其說馮曰所被省劄只言權郎官故不敢耳予曰省劄中豈有尚書二字乎馮無以對然訖不肯改自後相承效之至今告命及符牒所書亦云權郎官固已甚野至於尚左侍右之名遂入除目皆小吏不諳熟故事馴以致然書之記注為不美耳

水衡都尉二事

龔遂為渤海太守宣帝名之議曹王生願從遂不忍逆

及引入宮王生隨後呼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曰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拜遂水衡都尉以王生為丞予謂遂之治郡功効著明宣帝不以為賞而顧悅其佞詞乎宜其起王成膠東之偽也褚先生於史記中又載武帝時名北海太守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自請與太守俱太守入宮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

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守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如其言武帝大笑曰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於是以太守為水衡都尉王先生為丞二事不應相類如此疑即龔遂而褚誤書也

程嬰杵臼

春秋於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同趙括於十年書晉景

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氏之說以年世考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卒厲公立八年而弑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嬰杵臼之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為春秋時風俗無此也元豐中吳處厚以皇嗣未立上書乞立二人廟訪求其墓優加封爵勑令河東路訪尋遺跡得其冢於絳州太平縣詔封嬰為成信侯杵臼為忠智侯廟食於絳後又以為韓厥存趙追封為公

三人皆以春秋祠於祚德廟且自晉景公至元豐千六百五十年矣古先聖帝明王之墓尚不可考區區二士豈復有兆域所在乎絳郡以朝命所訪姑指他丘壠為之詞以塞責耳此事之必不然者也處厚之書進御即除將作丞狃於出位陳言以得寵禄遂有訐蔡新州十詩之事所獲幾何貽笑無極哀哉

戰國自取亡

秦以關中之地日夜東獵六國百有餘年悉禽滅之雖

云得地利善為兵故百戰百勝以予考之實六國自有以致之也韓燕弱小置不足論彼四國者魏以惠王而衰齊以閔王而衰楚以懷王而衰趙以孝成王而衰皆本於好兵貪地之故魏承文侯武侯之後表裏山河大於三晉諸侯莫能與之爭而惠王數伐韓趙志呑邯鄲挫敗於齊軍覆子死卒之為秦所困國日以蹙失河西七百里去安邑而都大梁數世不振訖於殄國閔王承威宣之後山東之建國莫強焉而狃於伐宋之利南侵

楚西侵三晉欲并二周為天子遂為燕所屠雖賴田單之力得復亡城子孫沮氣子子自保終墮秦計束手為虜懐王貪商於六百里受詐張儀失其名都喪其甲士不能取償身遭囚辱以死趙以上黨之地代韓受兵利令智昏輕用民死同日坑於長平者過四十萬幾於社稷為墟幸不即亡終以不免此四國之君苟為保境睦鄰畏天自守秦雖強大豈能加我哉

臨敵易將

臨敵易將固兵家之所忌然事當審其是非當易而不易亦非也秦以白起易王齕而勝趙以王翦易李信而滅楚魏公子無忌易晉鄙而勝秦將豈不可易乎燕以騎刦易樂毅而敗趙以趙括易亷頗而敗以趙葱易李牧而滅魏使人代信陵君將亦滅將豈可易乎

司空表聖詩

東坡稱司空表聖詩文髙雅有承平之遺風蓋嘗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

妙又云表聖論其詩以為得味外味如緑樹連村暗黄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棊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入白鶴觀松隂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棊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儉有僧態予讀表聖一鳴集有與李生論詩一書乃正坡公所言者其餘五言句云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憀坡暖冬生笋松凉夏健人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夜短猿悲減風和鵲喜靈馬色經寒慘鵰聲帶晚饑客來當意愜花

發遇歌成七言句云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五更惆悵迴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皆可稱也

漢丞相

漢丞相或終于位或免就國或免為庶人或致仕或以罪死其復名用者但為光禄大夫或特進優游散秩未嘗有除他官者也御史大夫則間為九卿將軍至東漢則大不然始於光武時王梁罷大司空而為中郎將其後三公去位輒復為大夫列卿如崔烈歷司徒太尉之

後乃為城門校尉其體貎大臣之禮亦衰矣

冊禮不講

唐封拜后妃王公及贈官皆行冊禮文宗大和四年以裴度守司徒平章重事度上表辭冊命其言云臣此官已三度受冊有靦面目從之然則唐世以為常儀辭者蓋鮮唯國朝以此禮為重自皇后太子之外雖王公之貴率一章乞免即止典禮益以不講良為可惜

容齋隨筆卷十

容齋隨筆卷十一 十六則

宋 洪邁 撰

將帥貪功

以功名為心貪軍旅之寄此自將帥習氣雖古來賢卿大夫未有能知止自斂者也廉頗既老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口終不得召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卒有東道失軍之罪宣帝時先零羌反趙充國年七十

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曰無踰於老臣者矣即馳至金城圖上方畧雖全師制勝而禍及其子卬光武時五溪蠻夷畔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用為將果有壷頭之厄李靖為相以足疾就第會吐谷渾寇邊即往見房喬曰吾雖老尚堪一行既平其國而有高甑生誣罔之事幾於不免太宗將伐遼召入謂曰高麗未服公亦有意乎對曰今疾雖

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郭子儀年八十餘猶為關内副元帥朔方河中節度不求退身竟為德宗冊罷此諸公皆人傑也猶不免此况其下者乎

漢二帝治盜

漢武帝末年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小羣以百數上使使者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

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避文法馬光武時羣盜處處並起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効其牧守令長坐界内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此二事均為治盜而武帝之嚴不若光武之寛其効可睹也

漢唐封禪

漢光武建武三十年車駕東廵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録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後二年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感此文乃詔梁松等按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遂奏三十六事於是求武帝元封故事以三月行封禪禮唐太宗

貞觀五年羣臣以四夷咸服表請封禪詔不許六年復請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顛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已而欲從其請魏鄭公獨以爲不可發六難以爭之至以謂崇虛名而受實害會河南北大水遂寢十年復使房喬裁定其禮將以十六年二月有事于

泰山會星孛太微而罷予謂二帝皆不世出盛德之主灼知封禪之非形諸詔告可謂著明然不能幾時自為翻覆光武惑於讖記太宗好大喜名以今觀之蓋所以累善政耳

漢封禪記

應劭漢官儀載馬第伯封禪儀記正紀建武東封事每稱天子為國家其敘山勢峭嶮登陟勞困之狀極工予喜誦之其略云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下騎步牽

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仰望天闗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為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窱如無道徑遥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為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亦賴齎酒脯處處有泉水復勉强相將行到天闗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脅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

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脣燋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暗濕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又云封畢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道迫小步從匍匐邪上起近炬火止亦駱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正讙但讙石無相應和者腸不能已口不能默明日太醫令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人欲休則後人所蹈道峻危險國家不勞又云東山名曰日觀鷄一鳴時

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凡記文之工悉如此而未嘗見稱於昔賢秦吳周三觀亦無曾用之者今應劭書脫畧唯劉昭補注東漢志僅有之亦非全篇也

楊虞卿

劉禹錫有寄毘陵楊給事詩云曾主魚書輕刺史今朝自請左魚來青雲直上無多地却要斜飛取勢回以其時考之蓋楊虞卿也按唐文宗大和七年以李德裕為

相與之論朋黨事時給事中楊虞卿蕭澣中書舍人張元夫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上聞而惡之於是出虞卿為常州刺史澣為鄭州刺史元夫為汝州刺史皆李宗閔客也他日上復言及朋黨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德裕曰給事中中書舍人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然則虞卿之刺毘陵乃為朝廷所逐耳禹錫猶以為自請詩人之言渠可信哉

屯蒙二卦

屯蒙二卦皆二陽而四陰屯以六二乘初九之剛蒙以六三乘九二之剛而屯之爻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蒙之爻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其正邪不同如此者蓋屯二居中得正不為初剛所誘而上從九五所以為貞蒙三不中不正見九二之陽悅而下從之而舍上九之正應所以勿用士之守身居世而擇所從所處尚監茲哉

漢誹謗法

漢宣帝詔羣臣議武帝廟樂夏侯勝曰武帝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赤地數千里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逮下獄繫再更冬會赦乃得免章帝時孔僖崔駰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為天子崇信聖道及後恣已忘其前善為鄰房生告其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下吏受訊僖以書自訟乃勿問元帝時賈捐之論珠厓事曰武帝籍兵厲馬攘服夷狄天下斷獄萬數寇賊並起軍

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考三人所指武帝之失捐之言最切而三帝或罪或否豈非夏侯非議詔書信腶誹謗皆漢法所禁如捐之直指其事則在所不問乎

誼向觸諱

賈誼上䟽文帝曰生為明帝没為明神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

蒙業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又云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此既於生時該死事至云傳之老母則是言其當終於太后之前又目其嗣為愚幼不肖可謂指斥而帝不以為過誼不以為疑劉向上書成帝諫王氏事曰王氏與劉氏且不並立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皁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又云天命所受者博非獨一姓此乃於國存時說亡語而帝不以為過向不以為疑至乞援近宗室幾於自售

亦不以為嫌也兩人皆出於忠精至誠故盡言觸忌諱而不自覺文帝以寛待下聖德固爾而成帝亦能容之後世難及也

小貞大貞

人君居尊位倒持太阿政令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身為寄坐受人指麾危亡之形且立至矣故易有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之戒謂當以漸而正之説者多引魯昭公高貴鄉公為比予謂此自係一時國家之隆替君

身之禍福蓋有剛決而得志隱忍而危亡者不可一槩論也漢宣帝之誅霍禹和帝之誅竇憲威宗之誅梁冀魏孝莊之誅爾朱榮剛決而得志者也魯昭公之討季氏齊簡公之謀田常高貴鄉公之討司馬昭晉元帝之征王敦唐文宗之謀宦者潞王之徙石敬瑭漢隱帝之殺郭威剛決而失者也若齊鬱林王知鸞之異志欲取之而不能漢獻帝知曹操之不臣欲圖之而不果唐昭宗知朱温之必篡欲殺之而不克皆翻以及亡雖欲小

正之豈可得也

唐詩戲語

士人於棋酒閒好稱引戲語以助譚笑大抵皆唐人詩後生多不知所從出漫識所記憶者於此公道世閒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杜牧送隱者詩也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李涉詩也只恐為僧僧不了為僧得了盡輸僧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杜荀鶴詩也數聲風笛離亭晩君向瀟湘我向秦鄭谷詩

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勸君不用分明語語語得分明出轉難自家飛絮猶無定爭解垂絲絆路人明年更有新條在撓亂春風卒未休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羅隱詩也高駢在西川築城禦蠻朝廷疑之徙鎮荆南作聽箏詩以見意曰昨夜箏聲響碧空宫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别調中今人亦好引此句也

何進高㪚

東漢末何進將誅宦官白皇太后悉罷中常侍小黄門使還里舍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宫殿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顔色死不恨矣子婦為言之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不數日進乃為讓所殺董卓隨以兵至讓等雖死漢室亦亡北齊和士開在武成帝世姦蠹敗國及後主嗣立宰相高叡與婁定遠白胡太后出士開為兖州刺史后欲留士開過百日叡守之

以死苦言之士開載美女珠簾賂定遠曰蒙王力用為方伯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覲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帝進説曰臣出之後必有大變今已得入復何所慮於是出定遠為青州而殺廞後二年士開雖死齊室亦亡嗚呼姦佞之難去久矣何進高廞不惜隕身破家為漢齊社稷計而張讓士開以談笑一言變如反掌忠良受禍宗廟為墟乃知背脅瘭疽決之不可不速虎狼在穽養之則自貽害可不戒哉

南鄉掾史

金石刻有晉南鄉太守司馬整碑其隂刻掾史以下姓名合三百五十一議曹祭酒十一人掾二十九人諸曹掾史書佐循行幹百三十一人從掾位者九十六人從史位者三十一人部曲督將三十六人其冗如此以晉史考之南鄉本南陽西界魏武平荆州始分為郡至晉泰始中所管八縣才二萬户耳而掾史若是之多掾史既然吏士又可知矣民力安得不困哉整乃宗室安平

王孚之孫也

漢景帝忍殺

漢景帝恭儉愛民上繼文帝故亦稱為賢君考其天資則刻戾忍殺之人耳自在東宫時因博戲殺吳太子以起老濞之怨即位之後不思罪已一旦於三郡中而削其二以速兵端正信用鼂錯付以國事及爰盎之說行但請斬錯而已帝令有司劾錯以大逆遂父母妻子同産皆棄市七國之役下詔以深入多殺為功比三百石

以上皆殺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周亞夫以功為丞相坐爭封匈奴降將事病免心惡之賜食不置箸叱之使起昧於敬禮大臣之義卒以非罪置之死悲哉光武遣馮異征赤眉敕之曰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鬭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為郡縣所苦光武此言視景帝詔書為不侔矣

燕昭漢光武之明

樂毅為燕破齊或讒之昭王曰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昭王斬言者遣使立毅為齊王毅惶恐不受以死自誓馮異定關中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人有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光武以章示異異上書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及異破隗囂諸將欲分其功璽書誚大司馬以下稱異功若丘山今人咸知毅異之為名將然非二君之明必困讒口矣

田單復齊國信陵君敗秦兵陳湯誅郅支盧植破黄巾鄧艾平蜀王濬平吴謝安郤苻堅慕容垂挫桓温史萬歲破突厥李靖滅吐谷渾郭子儀李光弼中興唐室李晟復京師皆有大功於社稷卒為譖人所甚或至殺身區區庸主不足責唐太宗亦未能免營營青蠅亦可畏哉

周南召南

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

長子帥師以正應九二而言蓋指二至四爲震也坤艮爲謙而初六之爻曰用涉大川蓋自是而上則六二九三六四爲坎也歸妹之六五曰帝乙歸妹以下配九二而言蓋指震也而泰之六五亦曰帝乙歸妹固亦下配九二而九三六四六五蓋震體云他皆類此

容齋隨筆卷十一